

青衣江慢

□ 於 菟

这大约是我所见过最慢的一条江了。我说的不是水流,那水自然是湍急的,尤其在远处廊桥的桥洞底下,还能听见隐隐的、闷雷似的吼声。我说的是这江水流过这座城时,那股子气韵,是慢的。

我见到它时,天光正一寸一寸地矮下去。白日里那种被雨水洗过千百遍、清凄凄的亮,此刻都化开了,溶成了漫天的灰蓝,厚墩墩的云压得很低,仿佛一伸手,就能捞起一把那将凝未凝的、含着水汽的暮色。对岸的屋舍,高高低低,参差错落,瓦是灰黑的,墙是斑驳的,都沉沉地静默着,只有几扇窗子,早早地亮起了灯。那光也是怯怯的,黄澄澄的一小团,晕在越来越浓的暮霭里,像惺忪的、睡意蒙眛的眼睛。这时,近处那棵老树的轮廓,便清晰了起来。那是一棵极粗壮的黄桷树,枝干虬结着,黑铁般的手臂,沉沉地探向江心。几片晚凋的叶子,还倔强地缀在梢头,让那天光一衬,竟像是用极淡的墨,在灰蓝的宣纸上,不经意间点出的几笔焦痕。

灯亮了。先是对岸桥身上的灯,暖黄色,“唰”地一下,便将那一道静卧的弧线,从暮色里鲜明地勾勒出来。那光倒不刺眼,像是将熬了许久的冰糖,化在了这温凉的夜色里。紧接着,桥拱上方那一串红灯也亮了,一粒一粒,像是谁将一整串熟透了的南国相思子,郑重地佩戴在这古老江河的颈项上。这点点滴滴的光,霎时间便活泛了,顺着那微微有些皱褶的水面,一路迤迤地流淌过来,一直流到我的脚下。水里的光,总比岸上的要软,要碎,要迷离些。那一道煌煌的金桥,到了水里,便成了荡漾的、抖动的、长长的一匹金绸子;那几粒沉静

的红豆,到了水里,便成了跳荡的、捉摸不定的、暖洋洋的星子。水是活的,光便也跟着活了。

江边的步道上,人影渐渐稠了。有缓缓并肩的老夫妻,脚步是同步的,慢得几乎要融进这江风里;有嬉笑追逐的孩童,那清亮的笑声,撞在沉沉的水面上,碎成一片一片晶莹的回响;也有像我一样的独行者,走走停停,偶尔倚栏凝望。这时的青衣江,便不再是白日里那个只负责运送雨水与光阴的过客了,它成了这城市最温柔的一条脐带,用光影与波声,将岸上所有的悲欢、所有的闲步,都悄悄串联、收纳,然后,送往夜的深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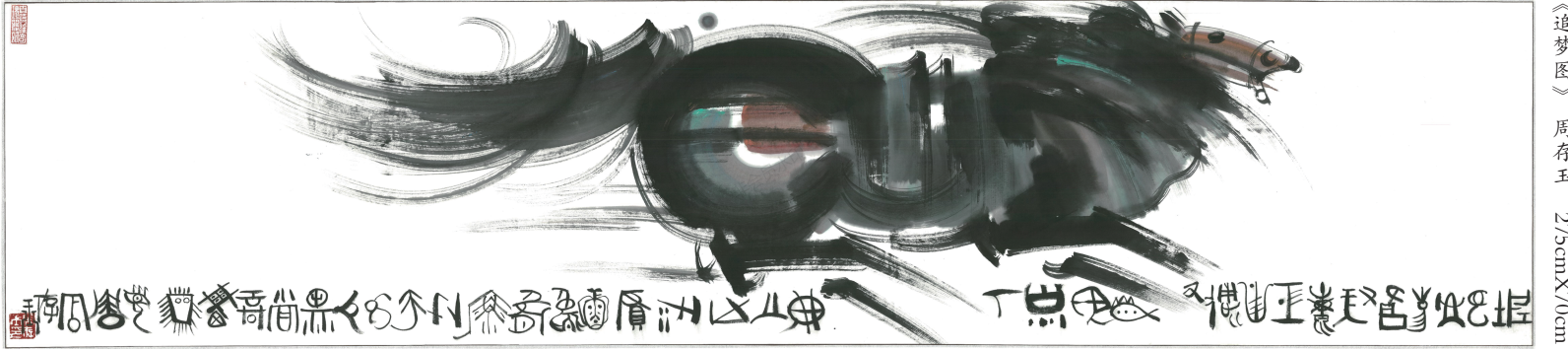
我顺着水走,夜色像一砚磨得极浓的墨,无边际地洇染开来,将那远处的山廓、楼影,都温柔地吞噬了,只留下一些深深浅浅的、毛茸茸的轮廓。忽然,眼前豁然开朗,一片开阔的水域静静地躺在那里。而在那水中央,蓦地立起一座通明的雕塑来。

雅安,古称“西蜀漏天”,传说是女娲补天最后的遗痕。此刻,这补天的神祇,就这般静默地立在江心。她身姿优美,一臂微扬,仿佛仍托举着那最后的、救世的五色石。紫色与金黄的光从水底,从四周,巧妙地敷设上来。紫是朦胧的,梦幻的,带着神性的幽邃,自她的裙裾弥漫而上;金则是温暖的,虔诚的,仿佛人间不灭的香火。白日里匍匐于大地的一切,此刻都退去了,只剩下这精神的、仰望的、属于神话与传奇的一柱光芒,钉在这亘古奔流的江水之上,仿佛在锁守着这方土地最深沉的秘密。

夜愈发地深了,也愈发地静。游人早已散尽,连那最是殷勤的晚风,似乎也倦了,只余下江水

那永恒的、低沉的呜咽。这时的青衣江,才真正显露出它那慢的、沉思的本性来。白日里,它“行”色匆匆,带着上游雪山未化的寒冽。此刻,它仿佛“停”了下来,或者说,它以一种更宏大、更从容的节奏在“行”。我仿佛看见,千百年前,那些背负着茶包的脚夫,也曾在我脚下的某块石头上歇过脚,用浑浊的江水,洗去一脸一身的疲惫与风尘。著名的“茶马古道”,它的起点,或许就在离此不远的某某湿漉漉的青石巷里。那些蒸腾着热气的茶砖,那叮叮当当的马铃,那混合着汗水、茶叶与尘土气息的岁月,是否也曾有一星半点,沉淀在这江底的淤泥里?还有那“雅雨”,那如丝如雾、润物无声的雨,一年倒有两百多日飘洒在这江面上。那雨,怕是早已和这江水融为一体了。这满江流淌的,分明是无数个绵长的、青灰色的雨天,是无数首被雨水浸得酥软的、无字的诗篇。

远远地,传来一声悠长的汽笛,我该回去了。来时路已被浓得化不开的夜色掩盖,只有脚下的水声,仿佛一位洞察一切的老者,在反复吟哦一句亘古的箴言。我终于有些明白这“慢”的滋味了。那并非停滞,而是一种内蕴的、饱满的沉淀。像这江水,白日里承载了太多,奔跑得急了,便在夜里,借这一江的幽暗与星光,将所有的见闻、所有的悲欢,都静静地沉淀到水底去。那水底的淤泥,想必是极为丰厚的,那里面,沉着整座雅安城的倒影,沉着一部流动的、湿润的、关于雨,关于茶,关于补天传奇的地方志。而我,一个偶然的过客,在这一个平常的夜里,用一两个时辰的步履与凝望,所能打捞起的,也不过是这深厚沉淀之上,那最轻最薄的一层光晕罢了。



《追梦图》周存玉 275cmX70cm

柏灌：古蜀史中的“隐形者”

□ 许永强

蜀李白《蜀道难》吟“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”,唯独缺漏了蚕丛与鱼凫之间那位承前启后的柏灌王。这是诗人的一时疏漏,还是历史的缄默选择? 他的名字,几乎被岁月的流沙掩埋,只在文献的缝隙与田野的传说间,留下几道若有若无的划痕。岷江穿龙门山奔涌而出,漫过成都平原。在成都温江区寿安镇新长青村的田垄之间,一方土冢静卧千年,清代《温江县志》明确记载:“柏灌王墓,在治北二十五里火星院,冢高数丈,周数十亩。”此处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存,如同古蜀文明遗落的一枚印章,印证着文献中“次王曰柏灌”那五个轻飘的字。

柏灌这个名字,本身就是一团迷雾。扬雄写《蜀王本纪》,一会儿叫“柏灌”,一会儿又有人抄成“折灌”;明人郑朴编《扬子云集》,居然写成“伯雍”;到了晋代常璩手里,才敲定“柏灌”二字。前前后后算下来,有柏灌、柏漫、□漫、折灌、柏灌、□灌、伯雍七种写法,比任何一家的族谱还乱。后来有学问的人考证,说“柏”和“□”本来就相通,都是岷山上的柏树;“拍”“折”“伯”都是抄书的人眼神不好,要么看走了眼,要么笔没拿稳,其实都是“柏”字的讹误。倒是后一个字有意思,“漫”“灌”“雍”都带个“佳”,《说文解字》说“佳”是短尾鸟的总称,“漫”和“灌”还带“氵”,“雍”也有“水泽”的意思,一个名字,竟浓缩了山林、飞鸟与川泽,跟柏灌族的日子对上了。

柏灌是干啥的? 说起来简单,就是个“过渡”的。蚕从那辈人,在岷山的石洞里住了不知多少代,石头垒的房子叫“邛笼”,高得能戳破天。后来人口多了,石洞里挤不下,又赶上雪山化水、洪水泛滥,蚕丛的后人就想往平原挪。刘兴诗等学者说,距今四千五百年前,气候变得邪乎,岷江河谷待不下去了,柏灌就带着一族人翻龙门山,从山地往平原迁,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蜀人。

这一路走得不容易。柏灌带着族人,白天在平地里挖沟排水,晚上就住在高台的柏树林里。成都平原地势低,与岷山落差上千米,一到雨季就成汪洋,柏灌琢磨出法子,把泥土堆成矮坝,把水一截一截引到江里。这方法看着笨,可后来李冰修都江堰,用的“壅江作册”,说白了就是升级了柏灌的路子。那时候没工具,全靠手刨肩扛,族人累得直叫苦,柏灌也不吭声,就拿着块光滑的石头,后来人叫“蛋灵石”,说是鹤鸟的蛋变的,能镇水怪。往地上一按,嘴里念叨几句没人听懂的话,水就真的顺着沟流走了。

可怕灌就像天生不会“刷存在感”。鱼凫族后来居上,凭着渔猎本事和凶悍性子,在成都平原站稳了脚。两族遇上了,难免起冲突。鱼凫族人脸上海着鱼纹,腰里挂着鱼叉,见柏灌族挖好了沟渠,种好了地,红了眼,直接就来抢。柏灌不想打仗,带着族人往后退,鱼凫族得寸进尺,一把火烧了他们的帐篷,还抢走了好几块“蛋灵石”。那天傍晚,瞿上的天被晚霞染得跟血似的,鱼凫王提

着刀喊:“要么归顺,要么滚回山里。”柏灌站在族人前面,腰间挂着鹤鸟羽毛,没说话,掏出最后一块“蛋灵石”往地上一按,突然刮起大风,成千上万只小鸟飞来啄鱼凫族人,鱼凫族吓得狼狐逃窜。可柏灌没乘胜追击,反而对族人说:“我该走了,治水的法子都教给你们了,好好活下去。”

然后,柏灌就“没了”。有人说他跟着鹤鸟图腾升了天,变成一道金光钻进了龙门山的雾里;有人说他变成了岷山的柏树,枝叶朝着成都平原,根系连着当年挖的沟渠;还有人说,他其实是融入了鱼凫族,只是没人再提“柏灌”这个名字。《蜀王本纪》说古蜀前三代“皆神化不死”,说到底,就是这族人散了,可日子还在过,法子还在用,就跟没走一样。

柏灌没留下恢宏的都城,没打过惊天动地的仗,没有锻造出青铜神树那样的礼器,甚至没留下一张像样的画像。任乃强先生说,他就是蚕丛的一个支族首领,没发展成国家,所以中原史官“知其名而不详其事”,但他的痕迹并未完全消失:“灌口”之地名可能源自其导水旧迹;温江古家经勘探确为大型上古墓葬,周边村民还能捡到残破的陶片;甚至有学者将“瞿上”(柏灌所都)与三星堆遗址的早期阶段隐隐相连。

后世蜀人没忘了他,每年清明,温江柏灌王墓周边的村民,都会带着柏树枝、五谷和米酒来祭拜。老人给孩子讲鹤鸟引路、蛋灵镇水的故事,让孩子把柏树枝插在田埂上,说能防涝耐旱;家里有人要去治水、远行,都要去墓前烧炷香,捡块小石子带在身上,说能保平安。有一年成都平原闹洪水,灌口的村民在江边插满柏树枝,捧着“蛋灵石”祭拜,没过几天洪水就退了,人们都说,是柏灌显灵了。

成都平原的庄稼一茬一茬地熟,温江的柏灌王墓被圈起来保护着,周边是绿油油的苗圃,远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。谁也说不清柏灌到底长啥样,有人说他高八尺,能徒手搬石头;有人说他矮矮胖胖,跟村里种地的老农没两样。可每当风从岷山吹过来,穿过平原上的沟渠田垄,掠过那座土冢,你就会觉得,柏灌没走,他就藏在风里、水里,藏在每一棵柏树的年轮里。

这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,那些把名字刻在石头上的,可能早就被忘了;那些像柏灌这样“隐形”的,反而把日子过进了后人的骨子里。他就像古蜀史里的一个省略号,没头没尾,可少了他,蚕丛到鱼凫的故事,就接不上了。

古蜀文明的长河中,柏灌氏如同一座沉默的桥梁,连接着蚕丛氏的山地文明与鱼凫氏的平原文明。他们没有留下青铜神树般的惊世遗存,也没有杜宇啼血那样的动人传说,却以名号中的草木与飞鸟、地名里的水土印记、墓葬中的文明密码,诉说着一个族群在山河间辗转迁徙、与自然抗争的坚韧。岷江水依旧汤汤,温江的土冢依旧静卧,那些关于柏灌的未解之谜,或许正等待着新的考古发现,为我们解锁古蜀文明从蒙昧走向辉煌的关键一环。

古韵二题

□ 李永康

九眼桥洗脚鸟

清波濯羽院轻纱,素影翩然啄浅霞。
桥上有人桥下鸟,相看俱是客天涯。

咏九寨沟(新韵)

谁辞鸿蒙落此间,云开斧劈峙奇观。
掬来万壑千溪水,一系人心九寨蓝。

邯鄲三帖

□ 祝 焱

过武安

过武安,风
一遍遍梳理柳枝
柳树把倒影交还流水
春天在骨头里转弯

像走失的孩子
忽然听见
血脉里柳絮翻飞

药方

走在邯鄲街头,镜框里
草木在开药方

紫地丁、黄连翘、粉海棠
阿拉伯婆婆纳与悬铃木
蒲公英把约定写进风里
响铃草敲响丁香的清晨

一朵连着一树
一树连着一城

春天是一剂煎好的汤药
服下后,骨缝里开出花来
笑声从经络里长出
新的枝叶

听花

走在邯鄲,舌尖轻颤
神经末梢生出细小的根须

指尖划过空气
留下潮湿的痕迹

俯身于一丛垂丝海棠
听见一千五百八十四条成语
在蕊中翻身,絮语
如春风翻动泛黄的书页



□ 徐澄泉

草鞋渡

来到祈福广场,我找了一处石阶坐下。这石阶该是有些年头了,表面被无数双脚磨得温润光亮,却依然稳稳地蹲在水边。我拣了个不高不低的位置,既不近水,也不远岸,刚好能望见两江交汇的宽阔处。

青衣江从左边来,是那种沉静的绿,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翡翠,缓缓地流淌;大渡河从右边来,带着几分野性、几分寒气,水色深邃,湍急奔涌。它们就在我的眼前撞在一起,起初还一清一浊、一静一动,渐渐地便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终于合成一条更宽、更满、更新的大河,浩浩荡荡往东流去。再向前几里地的光景,便是那尊著名的乐山大佛了。一千多年的光景,它坐落在岷江、大渡河、青衣江三江汇流处的崖壁上,静静地看江水来了又去,看人间换了又换。

这里曾是草鞋渡,这里的江水是见过世面的。它见过传说中那位云游至此的仙人,身着道袍,脚踏草鞋,自嘉州古城西行而来。那日清晨,江上无舟,仙人轻抬草履,一步便从青衣

味上金阳

□ 文 猛

到过金阳,才发现这绝对是一个有滋有味的地方,不仅是心上金阳,更是味上金阳,而金阳之味又不只索玛花开。

彝人祖先千里跋涉,渡过金沙江,金阳是彝人祖先最先上岸的渡口,彝人从金阳向凉山各地开枝散叶,就像索玛花一样开遍大小凉山。金阳是不是彝人六祖最先踏足的地方,不敢定论,但舌尖上的滋味倒是可以肯定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味上金阳的封面应该是漫山遍野的青花椒。

中国花椒之乡很多,不同于汉源的红花椒和武都的大红袍花椒,金阳绝对是中国青花椒第一县,金阳人始终坚信青花椒是神灵指引下的味觉启蒙——

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住着善良勤劳的彝族老人阿普。阿普平日里靠打猎和采药为生。有一天在山中采药时,偶然发现了一株散发着奇异香气的植物,果实呈青绿色,颗粒饱满。阿普好奇地摘下几颗,放在嘴里品尝,瞬间,一股强烈的麻味在口中散开,但随后又带来一种独特的清爽感。阿普觉得这种植物十分特别,正欲采摘更多带回家时,天空突然乌云密布,一道神秘的光芒闪过,一位身着白衣的神仙出现在他面前。

神仙微笑着对阿普说:“此物乃天地之馈赠,名为花椒,不仅可调味,更有祛湿驱寒、增进食欲之功效。你把它带回村中种植,可保村民健康,福泽后世。”

大家不知道最早发现花椒的老人,但金阳人都记得后来引导大家种植花椒的老人,他叫黄庭元,是原来红棉乡的农技员。黄庭元在自家房前屋后种了很多花椒,研究花椒生长的规律和种植要领,教会乡亲们开始在山坡上种植花椒,让大家“椒”上了好运。

如今,金阳种植青花椒 100 万亩,三月,那一簇簇翠绿小花透出沁人心脾的香味。金阳芦稿镇灯厂村,是金阳花椒的核心产区,是金阳花椒星星之火最开始燎原的地方。金阳每年都要举行“椒王”大赛,每年评选出的“椒王”都在芦稿镇,这是金阳其他乡镇最羡慕的事情。

金阳以山林和陡坡为主,花椒根系发达,耐旱,不怕土地贫瘠,这是上天给金阳人的厚礼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是这些“绝处逢生”的花椒养活了金阳人。

清波濯羽院轻纱,素影翩然啄浅霞。
桥上有人桥下鸟,相看俱是客天涯。

咏九寨沟(新韵)
谁辞鸿蒙落此间,云开斧劈峙奇观。
掬来万壑千溪水,一系人心九寨蓝。

过武安,风
一遍遍梳理柳枝
柳树把倒影交还流水
春天在骨头里转弯

像走失的孩子
忽然听见
血脉里柳絮翻飞

药方
走在邯鄲街头,镜框里
草木在开药方

紫地丁、黄连翘、粉海棠
阿拉伯婆婆纳与悬铃木
蒲公英把约定写进风里
响铃草敲响丁香的清晨

一朵连着一树
一树连着一城

春天是一剂煎好的汤药
服下后,骨缝里开出花来
笑声从经络里长出
新的枝叶

听花
走在邯鄲,舌尖轻颤
神经末梢生出细小的根须

指尖划过空气
留下潮湿的痕迹
俯身于一丛垂丝海棠
听见一千五百八十四条成语
在蕊中翻身,絮语
如春风翻动泛黄的书页

来过祈福广场,我找了一处石阶坐下。这石阶该是有些年头了,表面被无数双脚磨得温润光亮,却依然稳稳地蹲在水边。我拣了个不高不低的位置,既不近水,也不远岸,刚好能望见两江交汇的宽阔处。

青衣江从左边来,是那种沉静的绿,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翡翠,缓缓地流淌;大渡河从右边来,带着几分野性、几分寒气,水色深邃,湍急奔涌。它们就在我的眼前撞在一起,起初还一清一浊、一静一动,渐渐地便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终于合成一条更宽、更满、更新的大河,浩浩荡荡往东流去。再向前几里地的光景,便是那尊著名的乐山大佛了。一千多年的光景,它坐落在岷江、大渡河、青衣江三江汇流处的崖壁上,静静地看江水来了又去,看人间换了又换。

这里曾是草鞋渡,这里的江水是见过世面的。它见过传说中那位云游至此的仙人,身着道袍,脚踏草鞋,自嘉州古城西行而来。那日清晨,江上无舟,仙人轻抬草履,一步便从青衣